

请鱼入瓮

霞海

历史上有“请君入瓮”的典故，讲的是唐代酷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故事。小时候捕鱼，我也有“请鱼入瓮”的把戏，其间没有酷吏的权谋与算计，而是用鱼儿无法拒绝的香饵“宴请”，是充满田园气息的捕鱼乐事。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童趣无穷。

我所使用的“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粤西地区农村流行的捕鱼工具“鱼筍”，现在已很难见到了。鱼筍用竹篾编织而成，形似一个大圆筒，高一般八九十厘米，入口处直径一般四五十厘米，向后微微逐渐缩小，在距出口还有二十厘米处，突然收缩成十二厘米左右的小碗口大小，作为出口。入口内重叠一个同入口直径一样，呈漏斗状的用软竹片倒须设计的内套，组合后用篾丝固定，软竹片一端尖利，鱼一旦钻进鱼筍里就出不来了。

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快乐无比，不是在稻田里捉鱼，就是在小溪里钓鱼，或是到山脚下的水沟里摸鱼。

村西头住着村民陈伯，门前有一口不大的池塘，在池塘里他放养了罗非鱼和草鱼。池塘泥土肥沃，充满生机，自然而然地滋生了黄鳝鱼、泥鳅鱼和塘鲩鱼等。

每次经过，我们都驻足池塘边缘，贪婪的目光不断掠过泛着涟漪的水

面，心想，如果能在这里垂钓将是件何等快乐的事啊！陈伯开朗直爽，平时总喜欢拿我们开玩笑取乐，笑声中饱含着宽容与慈爱。他好似看透了我们那份小心思。有一天，他带着挑逗的语气对我们说：“这池塘中的鱼，除了我放养的外，其余的你们都可以捉，能捉到的全给你们。前提是不能垂钓，不能下塘捕捞，不能撒鱼网。如果没捉到鱼，你们就给我打一天柴！”说完，他架起了二郎腿，带着几分等着看好戏的神情，唇角泛起一丝得意微笑，仿佛早已料定我们一无所获，等着给他打柴了。

不用说不能下塘捕捞，即使将池塘的水全部放干，那些潜伏在池塘底部的黄鳝、泥鳅和塘鲩依旧难以捉拿。这不仅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更是对我们智慧与勇气的一次挑战。然而，对于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来说，这道难题不足为惧。我们从祖辈传承的丰富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捕鱼技艺，足以应对这场智慧的角逐。

此时，我们想到了鱼筍。我们要用鱼筍演绎一场“请鱼入瓮”的鸿门宴。我和小伙伴们找来烂瓦片作锅，炒香挖来的蚯蚓，装进一个钻有许多小孔的竹筒里作饵料，放进鱼筍中。

鱼可闻，但吃不到。再用一根绳子缚住鱼筍一端，用手紧握绳子另一端，然后将鱼筍抛进池塘里。饵料在水中弥漫，散发出诱人香味，如一张盛情邀请函，似一曲悠扬旋律，唤醒了沉睡的黄鳝鱼。它们纷纷被“邀”而来，鱼贯而入。而这精心设计的鱼筍是鱼能入不能出的装置，是温柔的陷阱，鱼儿们只能在其中静静待毙了。

次日清晨，晨光熹微，我和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拉起绳子，鱼筍被轻轻提起，随着塘水的渐渐退去，鱼筍中赫然躺着不断扭动着身躯的十多条黄鳝鱼。说来也怪，陈伯放养的一条也没有入鱼筍。

小伙伴们清亮而欢快的笑声，像一串串银铃，回荡在晨光里，也把池塘的主人陈伯唤了过来。

陈伯起初还带着几分漫不经心，可当他看清鱼筍里那金色的黄鳝鱼时，脸上表情瞬间变了。他的眼睛里写满了难以置信，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正交织着惊愕与难堪，这次他骑虎难下了。然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毕竟是守信用的人。短暂的尴尬过后，他脸上难堪的神色渐渐融化成了爽朗的笑容：“你们赢了，这些鱼你们拿走吧。”

我们看懂了他眼神里的不舍，也

感恩他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小伙伴五人商量后，决定每人只拿取一条黄鳝鱼作为劳动成果的纪念。这不仅仅是一条鱼，更是我们勇气与智慧的证明。我们举着“战利品”在村民羡慕的目光中炫耀一番，便迫不及待地飞奔回家，将这份喜悦与父母分享。而剩下的黄鳝鱼，连同我们的敬意，一并归还给了陈伯。

有了池塘“请鱼入瓮”那段经历后，我们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到村前那条潺潺流水的小溪里如法炮制，设下鸿门宴，向鱼儿发出邀约，请鱼入瓮。小溪里的黄鳝鱼较少，收获寥寥无几。父亲告诉我们，不同的鱼食物链各异，你们可以改用粪池里的“粪坑蛆”、或者炒米糠揉熟芋头、或者熟番薯拌花生香油作饵料。不管用哪一种材料制作的饵料，都要用旧蚊帐布包成一包，再用麻绳缚住布口，防止饵料快速溶散，或被捷足先登的鱼吃光。

夜幕降临，星光点点，田垌里蛙声一片。鱼筍装着饵料在夜色中慢慢沉入小溪底，饵料香气四溢，那是向鱼儿发出的邀请函。翌日清晨，温暖的阳光照射进刚出水的鱼筍，鱼筍里多了跳动着塘鲩鱼、刺鲀鱼、走水狗等来访新客。此时，笑声在田野里追逐，笑脸成为乡村最美的风景。

时光 碎影

别样的恐龙展

刘付德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茂名市区曾举办过一次恐龙展，我亲历了这件工作，时间虽然过去30年，今天还颇值得回味。

时间回溯到1996年1月，从青年书画家陈放先生回到茂名家乡省亲说起。陈放原籍高州，从小习画，后师从胡根天、商承祚、关山月、梁永康等大师，刻苦钻研，硕果累累，声名鹊起，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交流参展获奖。1994年赴台办展，成为台湾第一家用大陆画家名字命名的“陈放美术馆”；1995年1月，在佛山南海市成立第一家非国办的个人美术馆“陈放美术馆”。其作品《漓江春韵》山水画被人民大会堂收藏，成为广东省第二位被人民大会堂收藏作品的画家，事迹入选《中国当代画家大词典》。他是岭南书画家联谊会执行主席、广州师范学院书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教授等多重身份。他回乡探亲，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接见，宾主相谈甚欢。鉴于其台属身份（国民党抗日将领梁华盛外甥），他是岭南市委统战部领导动员其加入茂名海外联谊会。茂名海外联谊会是由市委统战部主管的一个社团，主要宗旨是团结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加强联谊，凝聚力量，保持港澳顺利回归，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服务。陈放先生非常高兴答应，也乐于为家乡多做一些人文经贸交流合作、招商引资引智工作。他提出，近期可介绍佛山市台资集团公司同茂名海外联谊会合作，在茂名市区举办大型恐龙展，以丰富茂名市民春节期间文化娱乐活动。

恐龙生活在中生代，即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已于6500万年前全部灭绝。所谓恐龙展就是仿真品展览，那时候，信息还不是很发达，通过展品展览，增长知识，营造节日欢乐气氛，很有科普性、趣味性、观赏性意义，而且是假日期间，估计参观人流会较多。要组织这样一个大型活动，场地审批租用、人员食宿安排、费用筹集等等，有一大堆工作，难度也不少。茂名海外联谊会只是一个协会性质的团体，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平时具体工作主要是由主管部门的市委统战部联络科负责。在时间紧迫，加上是在春节期间举行这个展览活动，能否组织起来，确实是一个问题。

为此，市委统战部在1996年1月5日专门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把举办大型恐龙展作为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我当时作为市委统战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管的部领导介绍了相关情况，提出了计划设想，播放了合作方提供的在其它城市举办过的展览录像，进行讨论研究，大家发言热烈，你一言我一语，非常踊跃。这次会议既是吹风通报会，更多的是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的诸葛亮神仙会，也象是工作评估会。大家意见趋向一致，认为举办这样的大型展览，可扩大海外联谊会影响，春节假期为市民增添一处游玩好去处，以期达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确实是件大好事。据我的工作笔记记载，此后，市委统战部接连召开相关的专题会，一次是1996年1月8日，统战部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内容就是恐龙展工作动员部署，进行分工实施；1996年1月26日、1月30日、1月31日、2月11日，又多次专题研究、碰头协调恐龙展相关工作。从市委统战部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协调，可见当时是非常重视，部全体人员都动员起来了，一切为这次展览活动服务。

举办展览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要有经费支持，虽然本质上说这也是商业运作行为，展览开放后会向观众收取一定门票，但光靠门票费收入很有限，毕竟也有公益性，统战部是财政拨款单位，海联会又是没有经费的团体，只能发动相关单位支持，所以，准备之初，很大的一件工作是拉赞助，好在有一些海联会理事单位的慷慨解囊，总算解决了开办前的经费开支，保证了如期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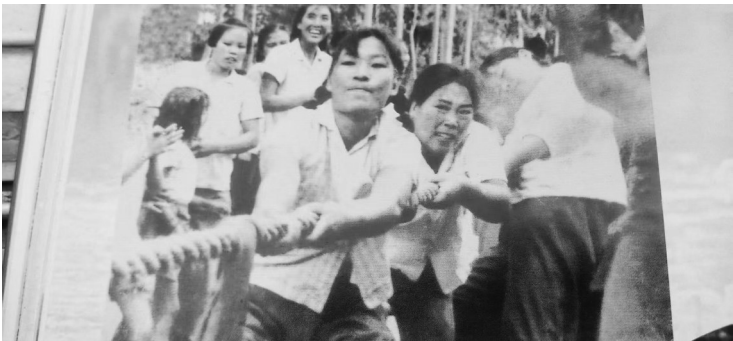
展览开幕式是在1996年2月13日举行，离除夕还有4天。当天9时，在泮江酒楼二楼召开茂名海外联谊会三届二次理事大会，会毕，全体理事及参会人员移步到春苑公园门口参加“茂名市世界大型侏罗纪恐龙展”揭幕典礼。泮江酒楼在现在的市中医院西面，与汇丰酒店一路之隔，可惜2013年连同茂名大厦一起被拆除，现在该处是一片废墟，令人唏嘘。当年一些市民可能都不知道泮江酒楼了。从泮江酒楼到春苑公园门口路程非常近，步行过来非常方便，这也是选择在泮江酒楼举行茂名海外联谊会三届二次理事大会的原因。揭幕会场在前一天就开始布置，当天，市委统战部全体干部职工都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参与，从布置花篮、讲台、观众席坐椅、签到、接送记者等等，忙个不停。揭幕典礼非常隆重，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四套班子和相关部門领导出席，开幕式由政府秘书长梁代尧同志主持，市主要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茂名有大型恐龙展啦”，一经新闻宣传报道，马上成为春节期间市民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展览利用春苑公园的地势，巧妙安放，还配备有一些声、光设备，很有动感，颇吸引人。我儿子尚幼，春节期间，我就曾携儿和家人往公园观赏了二、三次。

因为是假期，为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市委统战部全体人员都积极投入，每人均自觉到公园轮流值班。整个春节期间，我都没有回乡过年，在公园展览地值班好几次。虽然辛苦，牺牲了休息时间，作为单位统一部署开展的活动，感觉能为市民奉献一些精神食粮，提升城市品味，为集体争光，大家都认为很值得，是做了一件非常开心和有意义的。事。

展览原定时间为一个月，一个月结束后又延长了半个月。期间，还发生一件趣事：有一天值班人员发现少了4只恐龙展品，他们下了一掉，以为发生了盗窃案，报告给负责人后，他们一查，原来是分镇镇例，借了4个憨厚可人的恐龙去做镇例游街。当班人员交接时，没有及时讲清给下一个值班者，使得虚惊了一场，也给这次恐龙展平添了一份欢乐有趣的谈资。

茂名印记



“三八节”拔河比赛

一九七零年化州县红峰农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其间适逢“三八”妇女节。为庆祝节日，主办方特地安排了一场代表友谊拔河比赛。现在，从已经泛黄褪色的照片中，依然可见参赛者们的情全投入：双手紧紧攥着绳索使劲拉，双脚在地上往前蹬，身体往后尽力倾斜，牙齿咬得紧紧，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要把吃奶的力气也全使出来。助威呐喊者们，也不示弱，又是喊，又是跳，又是鼓掌，神态各异。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无不竭尽全力，一个个栩栩如生，似乎要从画面中呼啸而出。

事情已经过去55年了，亲历者们看到照片，仍然记忆犹新，仿如就在昨天！说起来开心得眉飞色舞，当年的场景，当年的人物，当年的气氛，仿佛就在眼前。

撰文：陈冲 照片提供：化州红峰农场

想起“两地分居”的往事

蔡旭

1975新年脱离了单身。

但这样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如果想调离这个偏僻的环境，就不得不面临两地分居的境况，因为想两人一齐调动太难了。如果不想遭遇两地分居的困境，就得继续留守在这间山区学校挥霍青春。

明知两地分居不好，但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有时又不得不宁可接受两地分居的现实。这样的经历，我竟有过三次。

在平桂高中呆了6年，长此以往的确不利于我的成长与发挥。这时机会来了，此前我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全矿务局小有影响，我为局文艺队写的节目也在杭州地区与广西的调演中接连得奖。这几年，平桂矿务局要调我到局机关工作，学校一直卡着不放。1976年10月，局工会要调我去分管文艺宣传与职工写作，对我来说专业对口，志趣相符，机会太难得。不过也有不够理想之处，是这次只能调我一人，去了就要两地分居。去，还是不去？这时全凭我的选择与决定。学校当然希望我不去，妻子坚决支持我走。为了改变生活与工作环境，我不得不选择两地分居，义无反顾志只身赴任了。

此后，我与妻子相隔60公里相念相望，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甚至独生子出生，我也无法参与照顾。直至两年后，才有机会把妻子调到矿务局所在的西湾矿小，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我们一家一起生活6年之后，又一次选择到来了。1982年夏，广西总工会把我调去，从事广西工运史的研究与写作。调到自治区首府南宁，不仅是从矿

山到城市，而且个人发展的平台更大更好了。不过，同样只能只身前往，妻子要想调进南宁，难度就更大了。妻子继续支持我，我们又一次选择了两地分居。这次相隔600公里，见一面更难了。1983年暑假，妻子带了五岁的儿子到南宁看我，一个月后他们要返回矿山。我问儿子：“你想跟爸爸留在南宁，还是跟妈妈回到矿山？”问题一出，我就后悔了。这个两难的问题，让一个五岁小孩怎么回答？不料儿子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我不让妈妈回去！”我与妻子一听，不禁惊呆了。当然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呀。小孩是聪明的，父母是无奈的。一家相对无言，眼泪差点涌了上来。

好在这年初冬，在广西总工会的关心与努力下，妻子也调到了总工会下属单位工作，我们这次两地分居只过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过一年，我被安排为广西总工会调研室主持工作副主任，1985年初《广西工人报》复刊，我出任了主持工作副总编。一切都好了起来，暂时的两地分居，艰难过后，还是会带来幸福的。

到了1988年秋，离上次两地分居又一个6年之后，我们又要两地分居了。这时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省会海口市要新办一张市委机关报《海口晚报》，要调我来主持创办工作。这里是改革开放前沿，又离我老家很近，尽管又一次要两地分居，我还是一人前住了。筹办期间十分艰苦，白手起家，没有宿舍，没有食堂，一人辛苦也罢了，还顾不上照顾家庭与孩子上学。于是，我便急于要把妻子调过来。

罗本森

灶前添柴，火光映着她的侧脸，额角的碎发被汗浸湿，却笑得满足。

等月饼烤好的那一刻，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打开烤箱，热气裹着浓郁的香气涌出来，金黄的月饼冒着热气，外皮微微发脆，花纹被烤得愈发清晰。母亲会先拿出一个，吹凉了递给我，我咬下一口，外皮松软，馅料香甜，芝麻和瓜子的脆感混着蜂蜜的润，满口都是家的味道。她自己却不吃，只是看着我和弟弟抢着吃，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慢点儿，还有呢，给你爸留几个，再给隔壁奶奶送两个。”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工作，每年中秋也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月饼，包装越来越精美，口味越来越新奇，可我总是觉得

少了点什么。直到去年中秋回家，推开家门，又闻到了那熟悉的香气——母亲竟还在做土月饼，只是她的手不如从前灵活，揉面时要歇好几次，眼睛也花了，看花纹时得眯着眼。她把刚烤好的月饼递给我，说：“知道你爱吃，就做了几个，还是老样子。”

咬下一口，还是记忆里的味道。原来我想念的从来不是那一块月饼，是母亲揉面时的身影，是土灶里跳动的火光，是她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的心意。如今母亲老了，土月饼也成了难得的念想，但只要想起那股香气，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中秋夜——月光洒在院子里，母亲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刚烤好的土月饼，说：“吃了月饼，人就团圆了。”

母亲当年的土月饼

每逢中秋节，都得买上几封月饼尝尝。但每次都由想起当年母亲做的土月饼。它没有商店里精致的包装，却很香很甜，吃下去极舒服，一股温馨的味道直透心里，经久弥香。

母亲做月饼，要提前好几天准备。头天晚上，她会把新收的小麦粉或米粉倒进粗瓷盆，加温水、少许猪油和白糖或黄糖，揉面的动作不快，却带着股韧劲，面团在她手里慢慢变得光滑筋道，像块温润的玉。她总说：“面要揉到份上，烤出来才够软，咬着不硌牙。”接着是馅料，没有花哨的蔓越莓或流心，只有最实在的内容——自家晒的南瓜子、炒得喷香的芝麻，还有前一年酿的蜂蜜，偶尔会加几颗碎花生，都是她一点

点剥好、挑净的。她把馅料拌好，盛在白瓷碗里，香气能飘满整个屋子，我总忍不住伸手去偷尝，她会笑着拍开我的手：“馋猫，等烤好让你吃个够。”

第二天清晨，土灶就烧起来了。母亲把醒好的面团分成小块，擀成圆形的皮，包上满满的馅料，再用手掌轻轻压平。家里有个旧月饼模，是木头做的，刻着简单的花纹，她把包好的饼放进模子里，用力一按，再倒扣出来，一个带着花纹的月饼就整齐地排在案板上。最后一步是烤，她把月饼放进铺了油纸的铁盘，再送入土灶的烤箱里，火候全凭她的经验——火不能太旺，不然外皮焦了里面还没熟；也不能太弱，不然饼子发不起来，吃着没嚼头。她坐在